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五十二 經部

禮記集説卷二十四　　宋　衛湜　撰

王制第五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禄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别録屬制度王制在秦漢之際知者下文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丞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則是周亡之後也鄭荅林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　盧氏曰漢

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

石林葉氏曰有土此有民有民此有政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由王者之制禄爵而至千里之内以為御其分田制禄為詳所以正經界也經界正則穀禄平而封地所以為禄也所封有小大而守土之臣必以小大相屬故自千里之外設方伯以至下大夫一命其言建侯設官尤備所以次之封地也建侯設官既授以政而才不可以不辨其任惡不可以不正其

刑故自凡官民材以至不及以政皆擇人之法所以次之設官也設官以守乎外天子以專治乎內其勢不相及也外不朝覲於天子則無以述職內不巡守於諸侯則無以見所守故自比年一小聘而至一德以尊于天子皆巡守朝聘之制所以次之擇人也巡守所以考績考績所以黜陟陟明則有賜黜幽則有罰有罰不足懲則加之以兵故自天子賜諸侯樂以至出征執有罪皆黜陟之法所以次之巡守也有罪

而致討既加之以兵兵不可無備習兵以田獵則有備矣因田獵而暴天物則無輔相裁成之道故自無事則歲三田以至不殀夭不覆巢皆交物之道所以次之出征也交物之以道而財所以聚人尤不可無節故自冢宰制國用以至天子食日舉以樂皆用財之節所以次之交物也財用足可以興禮而禮之大者莫加於喪祭故自天子七日而殯以至寢不踰廟皆喪祭之禮所以財用足也征稅則取財未及於生

財居四民時地利所以生財也故自司空執度度地以至樂事勸功皆生財之道所以次之征稅也冢宰所職者邦治而治所以平邦國司空所職者邦事而事所以富邦國既富矣斯教之故自司徒脩六禮以及樂正立四教升諸司馬曰進士皆教之大成所以次之生財也司徒樂正能教以成其材未及辨其材司馬論所長而授之以政材者辨矣然而君子取人不一道或以德或以事或以言故自司馬辨論官材

以至出鄉不與士齒皆論辨之道所以次之教也司馬所授者邦政而刑者所以輔政之不及也君子恕己以慎刑則審刑而後用治定而正刑則必誅而無赦故自司寇正刑明辟以至四誅不以聽皆審克必誅之意所以次之政也有刑則有憲禁以示之則正其未然刑以例之則懲其已然故自圭璧金璋不粥於市以至禁異服識異言皆於未然而止之所以次刑也為治至於政刑而治道已備而事功成矣百官

於是歲終以程功緒而考其廢置故自天子受諫百官受質皆在於廢置所以次之刑禁也天子受諫於上則有道揆百官受質於下則有法守而道德一於天下治之所終也然而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則王道之始經界正穀祿平則仁政之始故自休老勞農以至諸侯大夫不世爵其言養老恤孤分田制祿亦所以成始也王制所論其序如此然而九州之地近於誣誕朝聘之言疑於晉文所制又可疵

也

高氏文虎曰王制一篇皆先王治天下之規模而本末先後未嘗無定序也夫王者之制莫大於設官分職班爵制禄分地建國以為斯民之極故必使内外相維上下相制井然有不可踰越之法是誠立國之本也故王制以此為首然次之以朝聘又次之以巡守者葢慮夫天下平治而人情易忽此所以達夫上下之壅蔽者也又次之以田獵又次之以國用者葢

慮夫君心縱逸而暴於苛斂此所以寓夫仁民愛物之意者也因國用言喪祭又申之以君臣上下喪祭之等此皆紀綱制度所在有國者之所憑藉扶持不可不先講明者也夫然後始及養民而有不征不稅等事又及於居民而皆從宜從俗之道斯民由是安居樂業而廉耻禮義之心生故繼之以興學其教之而成材者則用之其不率教者則去之教化既行然其間頑民終不可以德化故次之以刑罰民之所以

干冒刑禁其根本乃在於市壥之間見利而必爭邪侈之盛多先王禁之故次之以市治之大體既舉於是乎一歲之終天子冢宰而下至六官齋戒受諫或受質或從而受質君臣之間參稽互考必欲見其歲成之如何大經大法定矣此所以休老勞農成歲事因繼之以養老恤矜寡孤獨也夫後世之所以多凶年饑歲皆上之人有以奪其田疇故人至於流莩於是定經界之法辨古今之尺使天下之地盡可井庶

幾斯民悉歸於安生樂業而人君亦得以分田制祿矣雖然欲使人君盡行古制天下盡從王者之制其本又在於人倫天理之不失此所以終之以六禮七教八政歟嗚呼王制一篇本末先後不差如此嘗讀孟子以為周室班爵祿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以此知天下莫先於此王制所以冠之於首又曰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又知天下莫急於此王制所以寘之於終讀王制者其深攷之

龍泉葉氏曰王制一篇當時蓋欲施用而博士諸生攷論之所成異於各以見聞記録者故比諸篇頗為斟酌亦有次第然孔子時周衰而未亡聖人之力尚能合一以接唐虞夏殷之統故其所述皆三代之舊至孟子時六國並雄則周已亡但未滅耳其所欲行於當世與孔子已稍異不惟孟子雖孔子復出亦不得同矣秦滅漢興酈食其請立六國後而張良以為非及文帝初賈誼所言正朔官名色尚黄數用五而

已中年誼已死新垣平得用始有作王制封禪巡守之說夫堯舜三代以禮讓守天下而類禋封禪巡守皆為實治漢以兵取以力守而儒生學士欲以虗文追還帝王之道耶然則治後世之天下而求無失乎古人之意葢必有說非區區陳迹所能干也

孫氏景南曰案前漢郊祀志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守封禪事則知禮記之書雜出於漢儒明矣特其時去古未遠老師宿儒得於載籍

之記傳聞之舊網羅三代之令典尚足垂當年而詒後世也若王制之所採自分田之法建國之制設官爵命之數朝聘廵守之禮喪祭之儀征役之限以至冢宰制國用司馬論官材司空度地居民司徒脩明禮教司寇正刑明辟與夫海内地域之廣狹内外諸侯之多寡大略盡矣苟以為非古制豈漢儒以意言之歟大抵秦漢以下謀國者類為一切簡便無復古人之意有如統諸侯之權自五國則有屬長十國則

有連帥三十國則有卒正二百一十國則有州伯此豈後世維持郡國者所暇及也舉賢之法論於鄉則為秀士論於司徒則為選士升於學則為俊士論於大司樂而後為造士論於司馬而後為進士蓋官之爵之祿之猶有所待則豈後世選用人才所暇及也聽獄一事也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而告於司寇司寇又聽之而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而後以告於王王三宥然後行刑焉何其謹之至也受質一事

也司會以其成質於天子而冢宰受之以退司徒司馬司空又以質於天子而百官受之以退又何審之詳也非三代之法其孰能與於此然苟以為先秦古書而非漢儒綴輯則其間盡不免有所牴牾也觀其論執役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百工皆不得與士齒周禮以是數者並列於六官之屬其非也古之所謂史者非止星歷而已執簡記載實兼職焉其權猶重於宰相左氏亦言日官居卿非卑職也大史公自

嘆文史星曆近於卜祝之間主上以俳優畜之此漢人失古之意謂不與士齒不可也古者取士莫重於射諸侯貢士天子親試於射宫至於大射賔射燕射自天子諸侯至卿大夫士皆有事焉又安得不與士齒至論古今周尺古之畝非今之畝古之里非今之里則非先秦古書明矣而吾之所以為漢儒恨者博士諸生能攷古制而不能說時君以復古之萬一遂使漢家一代制度苟簡闊略後之有志於古者無復

可攷要必有任其責者矣知古之建國八州至於千八百國何為諸侯王之地連城數十不能稍損其權遂使奸亂者相挺而起也知古之朝聘以三年五年為期何為春朝秋請一聽諸侯之使遂使有詐病不朝之國也知古之授田皆以百畝為限何為使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若是其不等也知古之巡守初無封禪之禮何為受獻訣之說立中和之制以啓後世之侈心也知喪制之不可踰何為而以日易

月也知祭禮之不可瀆何爲祀五帝於雍也知征稅之有限何爲算賦獻賦之不一其輸也知用民之有限何爲更卒戍卒之不一其役也知辨論官材如此其審何爲負俗之累者猶不擇也知司空居民量地置邑何爲徙豪傑於諸陵不恤土狹民多之患也知司寇之正刑審諦輕重何爲既除收孥相坐之律而復有三族之夷也知司徒之教如此其詳何爲廢先王德教之官而任執法之吏也知司市之禁如此其

嚴何為弛商賈之律使得操奇贏以乘上之急也論者皆以為遭秦絶學而古制不可復識究觀諸生之所攷亦既詳矣文帝能使人論次其書而不能用與

葉公好龍何異吾嘗論漢人不能復古覽王制之書每為之太息也

江陵項氏曰王制之言爵禄取於孟子其言廵守取於虞書其言歳三田及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官則皆取於公羊氏其言諸侯朝聘之節則取於左氏

其餘必皆有所援蓋文帝合漢初令文博士之傳斟酌增損共爲一書將以輿王制致太平者其說自應與古文諸書不合鄭康成無策以通之强爲之說曰此殷制也自是凡不可通者皆以此語斷之豈非遁辭也哉

永嘉徐氏曰王制一書敘次三王四代之制度蓋聖王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而爲萬世法程者也其書推明班爵制禄之法祭祀養老之義其立國之紀綱

制度講若畫一而不相踰越三代所以享國長久雖有辟王而維持者不亂盖得其道矣周衰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諸侯壊亂法紀以隳先王之制多矣暴君汙吏慢其經界而井田之制孟子僅聞其略諸侯惡其害已皆去其典籍而班爵禄之制孟子不聞其詳凡先王之舊典禮經盖僅有存者自秦變井地為阡陌壊封建為郡縣而分田制禄之法一切埽地此漢儒思古而王制所爲作也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鄭氏曰二五象五行剛柔十日祿所受食爵秩次也上大夫曰卿

孔氏曰此一經論為王者之制祿爵公侯卿大夫以下及士之法大都總記三王制度凡王者之制祿爵為重祿者穀也故鄭註司祿云祿之言穀年穀豐乃制祿爵者盡也故白虎通云爵盡也所以盡人才也

案下文云位定然後禄之又大司徒云以賢制爵以庸制禄並禄在爵後此禄在爵前者盖此經下文先云天子之田乃云諸侯之田次云制農田又云下士視上農夫禄又君十卿禄下始云次國上卿當大國中卿是後云爵也其食禄受爵之人有公侯伯子男並南面之君法五行剛日甲丙戊庚壬凡五等其諸侯之下北面之臣有上大夫卿有下大夫有上士有中士有下士法五行柔日乙丁己辛癸凡五等也元

命包云公之為言平也公平正直侯者候也侯王順逆伯之為言白也明白於德子者奉恩宣德男者任功立業案此五等虞夏及周制殷則三等公侯伯也此公侯伯子男獨以侯稱者舉中而言又爾雅以侯為君故也上大夫卿者下文云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是下大夫之上則有卿故知上大夫即卿也此上大夫卿外惟有下大夫而下文卿外更有上大夫下大夫者謂就下大夫之中更分為上下耳白虎

通云卿者嚮也為人所歸嚮也大夫者達人謂扶達於人士者事也

長樂劉氏曰王制者言為天下之王作民父母者當立法度節制財用以安天下之民使不陷於凍餒故曰王制也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言先王有親比萬民之道者必先建萬國親諸侯使之各養其民而教之禮義也是以此經以建侯崇德為首設官分職為次皆所以皇建其有極也公侯伯

子男凡五等者所以差其德而尊崇之於萬民之上俾之行道以為其國表則也又設上大夫卿凡五等以佐佑其君之德奉天子之禮用中於其民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有天下也其制禄爵莫不如是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為之六典乃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自天子至於五等之國莫不執是以為大經然後輔之以禮樂政刑焉不曰崇其德行為表則哉

長樂陳氏曰公侯伯子男至中士下士爵也天子之田至君十卿禄禄也爵以貴之非王爵之則無貴禄以富之非王禄之則無富故周官太宰内史司士之於爵禄皆詔王而已此所以言王者之制禄爵也制爵以德制禄以功德有厚薄故爵有崇卑功有多寡故禄有豐殺周官凡言爵禄皆先爵而後禄記亦曰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此先禄而後爵者盖田不分不可以制禄禄不制不可以定爵先王量財

以制用視禄以制爵然後無有餘不足之患矣然則爵禄者班爵禄之序也禄爵者制爵禄之序也由公至男凡五等皆君也由諸侯之上大夫卿至下士凡五等皆臣也君之德純故公侯伯子男無上中下之辨臣之德不必純故大夫士有上中下之差然皆止五等者五者天地之中數先王制法莫不本之故五典五禮五服五刑皆謂之天則制爵之等亦本其自然而已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

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與此不同者此言制爵之法孟子言班爵之法制之出於天子故不必言天子班之首於天子與君故兼天子與君言之也制爵禄止於諸侯與其臣而不及王朝之臣者盖制諸侯與其臣之禄則以農田為差制王朝公卿大夫之禄則以諸侯為視制爵之法亦若是而已此所以不言之也有爵者必有禄有禄者不必有爵庶人在官

非有爵也而其禄有差則禄之所施非特有爵者而已故於其所制者不先以爵而先以禄也

嚴陵方氏曰先爵而後禄者貴賤之序也先禄而後爵者衆寡之序也以貴賤爲之序故孟子言班爵禄蓋班其貴賤之分故也以衆寡爲之序故王制言制禄爵蓋定其衆寡之數故也此文雖以禄爵爲序其事又以爵禄爲序者蓋制之之實未始不班故也諸侯以上大夫爲卿周官言大宰卿小宰中大夫則卿

上大夫也以上大夫為卿非特諸侯為然矣此不言中大夫者諸侯故也天子諸侯之設官必如是者何也蓋先王之意爵欲正其名也故官必特置禄欲省其費也故職或兼掌然治在所合者雖大不必特置若三公九卿之類是矣事在所專者雖小不可兼掌若蟈氏射鳥氏之類是矣豈嘗有拘哉亦惟其稱而已管仲以官事不攝而孔子非之者主掌者言也桓公欲官事無攝而孟子取之者主置者言也卿大夫

士有上下之别公侯伯子男則無之者君道尊而臣道卑之辨故也孟子五等以子男合為一此則離為二者蓋彼所言者位之等也此所言者名之等也位雖子男之所同名則子男之所異故也且王制兼三王之所制孟子則指周室而已故其間不能無小異焉

延平周氏曰言制禄爵止於諸侯與其臣而不及王朝之臣何也王朝之臣入則為公卿大夫出則為公

侯伯子男而其禄又同故言五等之君則兼之矣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與此五等不同何也諸侯有君道有臣道有君道故與天子同為五等有臣道故與其臣又同為六等子男之禄同五十里故可以言同一位中士之禄倍下士下士之禄與庶人在官者同故不可言同一位此所以有六等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則無中大夫可知周官公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蓋下大夫也然則王制下卿再命不言不過容有過此者矣凡大國之卿則以三命為正小國之卿以再命為正於天子言五等君爵於諸侯言五等臣爵亦言之法周官司服言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蓋亦如此

石林葉氏曰四代之禮預有於其中而特稱王者以

王制之也祿以詔功爵以詔德皆王者之事故制其等則自公至於下士爵之名也自天子之田方千里至庶人在官者祿之差也近天子而爵盛大故必以無私為德故稱公遠天子而障扞於外欲其有所屈故稱侯伯侯伯長也言其道足以長人子宗也養也言其道足以養人男任也言其道足以安人五等者臣乎天子也諸侯之有一國亦人君也有君莫不有臣故近諸侯欲其承上羣而不黨而知進退則曰卿

上以忠扶君下以智帥人則曰大夫志有所尚仕有所事則曰士王以譬則天也其臣之數則有公侯伯子男有卿大夫士諸侯以譬則地也其臣之數止於卿大夫士而不可以稱公侯伯子男雖附庸不合於天子朝貢不能以自通附於其國亦非所以臣之者以地統於天也地統於天則雖其卿大夫士猶不能純臣於諸侯天則統地故雖諸侯為君亦必純臣於

天子

永嘉徐氏曰先王視賢以制爵視庸以制禄禄爵二柄聖王所以辨儀等定名分立國維綱與天下共守而不相踰越者也夫自衆外諸侯五等之差而下及於五等諸侯之異皆爵以命有德者也自天子田千里之外而下及於三等侯國之地皆禄以命有功者也禄爵之經制一定使上下有紀内外相維而立國之大意見矣叔季以來王綱不舉而諸侯卿大夫守先王之訓者無幾子產相鄭一知守周班列之爵而

晉楚不敢加兵晏子叔向之徒獨不肯輕受禄地以守先王之舊蓋猶爲秉周禮者自是之外天子建國而甸侯乃欲建國天子一圻而列國乃至數圻魯三家至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諸侯卿大夫迭相越等踰制而爵位亂矣伯氏之㣲駢邑三百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禄地妄以予人而不復古制矣故周室班爵禄之制諸侯知爲已不利而皆去其典籍蓋先王班爵授禄之法已亡於孟氏之時矣天子自邦畿千

里之外皆分土以為諸侯守而畿外有五等諸侯交錯面内以尊天子盖自尭協和萬邦之諸侯至舜輯五等諸侯之瑞而班之脩五禮五玉而執圭璧者不相亂則是五等之爵自尭舜以來未之有改而謂殷爵為三等非也鄭氏謂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武王爵列以五土分以三盖襲殷之舊耳至周公從而增損其制上公五百里至男百里盖指開方言之其實去王制不大相遠矣且王制五等之爵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

春秋時禮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嚮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强弱相上下會盟征伐又以先後易其序如曹伯杞伯也而或居子男之下（僖公成公時）楚子夷也而或居侯伯之上（僖二十一年二十七年）諸侯不勝其忿有如魯以周班後鄭而鄭忽敢怒（桓六年）楚以先歃晉而晉不敢辭滕薛争長則曰我先封蔡衛争先則曰非尚年也逞其私意而不顧王爵而使大小相維上下相統之意蔑然矣春秋嚴名分之書以見亂之所由也則儀

位以為階防微杜漸且記王制之失也秦壞封建為郡縣而五等之爵亡矣至漢剖裂疆土二等之爵同姓則王有功則封侯然後王踰制連城數十倔强而不可制削地之書一下七國合從以逆京師至於漢初封侯之約自景帝以後始不以有功封而壞漢制矣東京爵亦二等皇子封王自郡而國然列侯雖寇鄧元勲不過四縣無功臣葅醢之虞而同姓之王亦未聞有七國之變盖矯漢之過制而得其道矣　又

曰諸侯有君道於天子之國則北面於其國則南面

蓋禮不純臣而得以自臣妾其境内也列國有三卿

五大夫二十七士大國三卿司徒司馬司空是也此

固命于王朝而侯國之長官也諸侯自天子命卿之

外凡卿大夫各自舉任而皆得專之則是諸侯之臣

不皆命於天子而甸外之官吏乃諸侯牧伯之事也

其諸侯之臣唯中大夫元士别異於天子周禮天子

六官之正皆卿而其貳則中大夫小宰中大夫二人公侯伯

之士雖一命不得稱元士其餘自上大夫至下士諸
侯之臣其名號與天子之臣均爾盖王朝之臣則畿
内之諸侯皆事王者也而得以食畿内之采地諸侯
之臣臣事諸侯而食其國之禄王制論五等諸侯所
以不言王朝之臣而自官其國之臣也春秋列國官
制盖無復王制之舊宋制官之制置左右二師以擬
三公而又有六卿無等甚矣晉三軍之制將佐皆卿
至於司馬司空實位大夫之列天子之卿僅存其號

爾廢命卿之制而徧置私人先王制度蓋蕩然矣秦之世懲諸侯之世襲而得以私自用其人故收天下之版圖凡四海之内皆制於天子而郡守縣令皆擇於朝廷郡縣之權既輕而不得有所為矣漢興因秦之獘而反之藩國百官制同京師吏四百石得自調除唯丞相命於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其不得輒置之者傅相中尉俟二千石者耳蓋諸侯官吏上同漢朝徒知所以矯秦之獘而為之而不知其制

同京師則過甚矣方其盛也淮南悼惠私自置二千石而漢法不敢加天子之法令且不行於諸侯矣其後景帝懲吳楚之亂抑損其權罷諸侯御史大夫官而改丞相曰相蓋所以別異之而不使與漢朝同制也至其盛也天子自爲衡山置吏六百石以上蓋無復四百石得自調除之意而諸侯之權益輕終漢之世猶有所謂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縣令刺史太守得自辟除爲少近古若諸侯之官制則終始皆失之

矣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鄭氏曰天子之田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此謂縣内以禄公卿大夫元士也公侯以下皆象星辰之大小也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此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

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

不增以禄羣臣不主於治民

孔氏曰自此至附庸一節論天子畿内之田及畿外五等諸侯及畿内公卿受地多少之法綦元命包云日圓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故鄭註云象日月之大鄭註司徒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是千里同一寸也細而言之就千里之内亦漸漸分數不同此云同一寸者大略言之非但象日月大小又取晷同故註云亦也下云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以

下是禄公卿大夫士也下註云待封王之子弟此唯公卿大夫元士者舉正者言之爾又元命包云王者封國上應列宿之位註云若角亢為鄭房心為宋之比又云其餘小國不中星辰者以為附庸是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象星辰大小也援神契云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又象雷震百里其七十里者倍減於百里五十里者倍減於七十里故孝經云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土故轉相半以別

優劣不合者謂不得與諸侯集合朝會天子也庸城也小國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國事附於大國故曰附庸也鄭註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者以夏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若不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則不得謂萬國也故知夏爵三等鄭不直舉夏時而云殷所因者若指夏時則下當云萬國不得云千七百七十三國故以為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註引鬼侯梅伯者證殷有侯有伯二王之後稱公則殷亦有公是

三等也註云春秋之時合伯子男以為一者公羊傳桓十一年鄭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是矣云殷爵三等者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是也畿外既有公侯伯標異畿內特謂之子爵雖為子若作三公則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則受七十里若作大夫則受五十里微子箕子皆是畿內采地之爵故云異畿內謂之子也先中國方三千里周公斥大九州之界方七千里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以下皆大

司徒職文云以功黜陟之者謂殷之諸侯大者百里今日有功則升陟或二百里或三百里也若黨紂為惡則皆黜退之不得為諸侯或黜減至七十里五十里或附庸也其不合者皆益之為百里謂不以功過黜陟皆使滿百里也爵尊而國小者若虞虢之君爵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國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於虞虢也畿内公卿大夫采地不增益者本以禄羣臣不須增益其地以其不主於治民

故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法若煩而約若離而合諸侯之

國必有附庸可謂煩矣然天子班治於諸侯諸侯班

治於附庸則上之所班者不勞此所以為約也附庸

不合於天子可謂離矣然附庸通於諸侯諸侯通於

天子則下之所通者不壅此所以為合也周官之地

至於五等書曰分土惟三左傳曰天子之地一圻列

國一同皆止於三等者不兼附庸言之也天子諸侯

而下不曰地而曰田者盖政以農為本禄以田為主以其制禄也故雖地謂之田猶之縣内之所封以其有君道故雖邑謂之國也　又曰書言舜之受禪曰輯五瑞脩五禮復五器言武王之政由舊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則自唐至周五等之爵一也鄭氏釋王制謂殷因夏爵有公侯伯而無子男公羊釋春秋謂春秋變周從殷合伯子男皆稱子豈其然哉夫列爵惟五所以稱其德分土惟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

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於百里子男之地同於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蓋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於盛而無所屈卑者嫌於削而無所立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於廣封則欲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

貴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於大多卑者
不嫌於大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於侯男之地
止百里而異於子也民功曰庸朝會曰合謂之附庸
以其有所附然後有功於民也謂之不能五十里不
合於天子以其才不足以當五十里則不足以特達
於王也古者天子之地象日月諸侯之地象雷震則
周官所謂五百里以至百里為兼附庸明矣鄭康成
以大司徒之所言者為正封則曰公無附庸侯附庸

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以附庸二十四此說非也既曰侯附庸九同魯侯爵也不得有附庸何邪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記曰地方七百里此所謂錫之也 禮書

延平周氏曰政以農爲本故王畿以田爲主莫非王土而田止於千里者示其與諸侯共財也禮運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即此所謂方千里者也公侯百

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言實封之地而不及附庸之國者也
馬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天子則兼有之故天子之田方千里所以禄畿內之臣也千里者以開方之法計之葢萬里也夫天子之田必以千里者所以示其本大而末細猶身之運臂臂之使指也葢不千里不足以服天下之諸侯也降於天子則公侯而已故公侯田方百里以開方之法計之葢千里也不千

里則朝聘會遇之頒有所不給也至於伯則又有殺焉蓋伯則其國小其爵卑而子男亦如之故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七十里者以開方之法計之七七四十九蓋四百九十里也五十里者以開方之法計之五五二十五蓋二百五十里也

石林葉氏曰周官大司徒言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下至諸男猶方百里與此制異者鄭氏以為武王初定天下分土惟三至周公斥大九州之界而分土

以為五等以其異同考之而斥大封界則有矣謂五等之封實可食之地則非也蓋周官合山林川澤而言之則謂之地王制止於可食之地則謂之田以其地方五百里而去山林川澤取其可食者半則是附庸在其中以其田方百里皆可食之地而山林川澤不在焉則是附庸在其外由此觀之周公斥大九州之界公侯之國蓋有增多附庸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亦無增損此魯所以有七百里而孟子亦謂

周公封於魯地方百里也詩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附庸舉其虛封言之所謂七百里是也土田舉其實

封言之所謂方百里是也然而百里七十里之國其

大足以兼附庸五十里之國小不足以兼附庸故司

徒之職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是去山林川澤而其一應於實封五十里無附庸可

知也雖然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乃

止於二十五里而不應於實封之數何也蓋封疆者

有五等而其可食之地實不過三猶之授田其法亦有上中下公侯方百里則賜之上地伯七十里則賜之中地子男五十里則賜之下地上地則山林川澤居其半中地則三之一下地則四之一至於諸男止於二十五里則疑為附庸之國此周司徒所以別於殷以備五等而其實則附庸也然則諸男之地下止於二十五里則為附庸上至於五十里則為諸侯周官離而言之故舉其下王制合而言之故舉其上唯

其離也不言諸男為附庸而以其封疆推之其意可見唯其合也不言附庸則疑於諸侯男足於五十里此王制所以再言不能五十里不合於天子曰附庸也

廬陵胡氏曰鄭云此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此說非也春秋公羊傳桓十一年鄭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何休乃云春秋改周之文

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為一故鄭據以為説又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象三光説者因此以為文家爵五等質家爵三等又禮緯含文嘉亦云殷爵三等夏亦三等是以諸儒多從鄭説皆不經也案春秋尊周何嘗變周亦何嘗合伯子男以為一且如杞入春秋書侯莊二十七年黜為伯至僖二十三年貶稱子若以伯子男為一何必書侯書伯書子以貶杞公羊妄爾據明堂位云脯鬼侯天問云梅伯受醢

箕子佯狂則殷有侯有伯有子也則亦有男可知矣是殷亦備五等也鄭氏乃云微子箕子是畿内采地之爵不得為子男之子則天子三公亦不得稱公侯之公乎推此則鄭云殷爵三等者非也夏有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若止三等諸侯則不得為萬國又孝經夏制也而云公侯伯子男是五等也則鄭云殷所因夏爵三等者又非矣元命包與含文嘉之文妄可知也且如孟子荅北宫錡之問周室班爵禄也曰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似合於文家爵五等之說然又云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則文家又有六等矣又云天子地方千里諸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則文家又有四等矣又云大國地方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書武成云分土惟三孔氏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為三品則文家亦有三等而以為周尚質可乎豈變文以從質

乎然則殷有三等周亦有三等周有四等五等六等殷亦有四等五等六等矣故自虞氏五瑞五玉以來制為五等夏殷周因之未之有改不可謂虞周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制殷獨三等也借曰殷改虞夏之制合為三等於書不見也於詩不見也而信禮緯之說可哉

臨川王氏曰王制封國三等古者九州之地以及四海之内莫不各有君長苟斥而大之而增百里至五

百里則所絀廢削滅非一國也此於人情似不合也或者以商末諸侯各相侵并合為大國至周始裁損就五百里至百里之制則不當云分土惟三也武王分土惟三則至周公又何增國至五百里也且孟子之言何可廢也孟子之言乃與魯人之言不同此時魯已不知其始封之大小又子產一同之言與孟子合則五百里之言亦不足信也凡言王制亦豈皆商制也鄭氏以國之大小故云爾

永嘉徐氏曰天子邦畿千里之外肇域四海王畿之內定受田三百萬夫之地畿内諸侯之禄取焉財賦自給不取辦於諸侯蓋不千里無以統一天下而固其國本大末小之勢也諸侯大者百里蓋其納天子之貢賦而又朝聘會遇之煩不百里則有所不能給者也齊魯之始封地儉於百里彼非不知闢國以為廣誠不敢縱欲以壞王制也至孟子時諸侯兼國愈廣而受禄逾制齊方百里者十是九於太公所封之

地魯方百里者五是四於周公所封之地廢棄王制甚矣是宜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司祿之職也當春秋之時聖王不作諸侯放恣晉人嘗責鄭人之侵小襄二十五年子產對以今大國之地多數圻是一國方數千里矣晉女叔侯言晉之大蓋八國姬姓皆滅而兼之矣諸侯并吞國益以大而周王之田日以削小地未虞虢焦滑霍楊韓魏至於魯濟西汶陽之田其見侵於鄰國屢能遠過於曹滕而求金求車天子至使其臣下從於

列國之魯及其亡也河洛之外合七城而已河南洛陽偃師鞏新城平陽緱氏見通典豈非本小末大外勝其內以至於亡歟至秦削去五等制為郡縣外權既輕而亦隨以亡漢封諸侯列城數十地方千里置吏賦斂任其自為而天子自三河僅十五郡而列侯公主頗邑其中末可謂大本可謂微矣而枚乘論吳之富實過於天子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錯出貢賦曾不如東山之府水陸轉粟曾不如海陵之倉夫以漢之大而賦入不

如諸侯甚非居重馭輕強榦弱枝以身使臂之意也七國之亂吳實首禍漢之君分受其責衆建諸侯之策所以痛哭於文帝之世歟　又曰附庸壤地褊小迫於大國之間德不足合瑞於天子地不足敵大於諸侯雖有命以自居於其國而其勢亦難以專達於上朝不與會不及必待附大國賦而後通焉蓋諸侯有功天子錫之以邦域之内以為社稷之臣八州之中二百一十國之外取諸閒田以禄附庸故諸侯得

以兼統之而食其賦然亦得以專臣也周制凡諸侯
牧正師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非國皆有也侯伯子
男之國自附庸九同至於三同其序不可亂矣唯上
公無附庸以其位尊而勢極也周公有大勲勞受上
公之地為方五百里矣明堂位言封於曲阜者合七
百里加之四等之附庸為方百里者二十四蓋異恩
也周以伯禽為東藩錫之土田附庸蓋法所不當有
錫之而後受也春秋附庸之國獨魯為可攷以傳攷

之凡蔣邢茅胙祭（襄十二年六國多居高平陳郡之間皆國近為宗魯之國）則周公之子別封也邾郳須句（僖二十二年）顓臾則異姓在魯國之中同附於魯以達於周也則魯之所屬亦廣矣中季以來如二邾者皆有功於王室賜命為列國與盟會專征伐而魯地亦已削弱矣方其盛也邾人滅須句（僖二十二年）魯以附魯之故伐邾而取之君子善其能保小恤寡至其衰也季氏專魯動兵於邦域之中而伐顓臾社稷之臣失先王以大字小之意矣然而

附庸之始封也皆出於天子之命諸侯不得以擅封也至春秋時此制遂泯許叔居許東偏隱十一年則出於鄭伯之命紀季入居於酅則廹於齊侯之命而不請於天子矣又其甚也肆其強暴而私役屬之宋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襄二十七年利其貢賦以自封殖由是覲之列為十二併為七國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久矣大司徒侯附庸九同伯七同子五同男三同一同百里註云附庸九同者諸侯有功可進為公為

四百里之上同得進為五百里也言同者謂積聚衆附庸而滿同也公無附庸魯以周公之故得兼四等加二十四附庸七百里侯九同伯七同子五同男三同共二十四

五峰胡氏曰分天下有德有功者以地而不敢以天下自私於是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邦國之制焉於是有君朝卿大聘大夫小聘王廵狩述職之禮樂法度焉於是有千雉百雉三之一五之一

九之一之高城深池焉於是有井邑丘甸縣都之夫數焉於是有十乘百乘千乘萬乘之車數焉於是有五兩卒旅師軍之制焉於是有鄉大夫司徒樂正取士之法焉邦國之制廢而郡縣之制作世襲之制已數易之弊生而民無定志矣述職之禮廢上下之情不通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城池之制廢而禁禦暴客威服四夷之法已矣夫家之法廢則民數不可詳矣民數不可詳則乘車不可出而軍師不隱於農矣

軍師不隱於農坐食者衆而公私困窮矣　又曰制井田所以制侯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强萬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禁禦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雖虎猛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此三王為萬世慮禦四夷之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之所以書於習坎之彖也城郭溝池以為固孔子之所以荅言偃之問也自秦以降郡縣天下中原世有戎狄之禍矣

新安朱氏曰孟子言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禄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劉氏孟冶曰君臣有尊卑之分制度有隆殺之殊故孟子亦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

十里子男五十里然天子之田必曰方千里公侯之田必曰方百里者盖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也以此推之則伯子男既殺於公侯故有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不惟此也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執玉亦有隆殺也自上而下各有等差之辨也雖然王者之制如此若夫行賞施惠則又莫非天子之命也故自公侯而下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有慶

者則盖以地有責者則削以地又不可拘於一定之法也孟子所謂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是也

才之小不能治五十里之地故不合朝會以國事附於大國以其不通也曰附庸者亦有功於民者謂之庸周禮亦曰民功曰庸故有取於附庸之義

李氏曰諸侯之於附庸得以屬之而不得以有之故孔子以顓臾在邦域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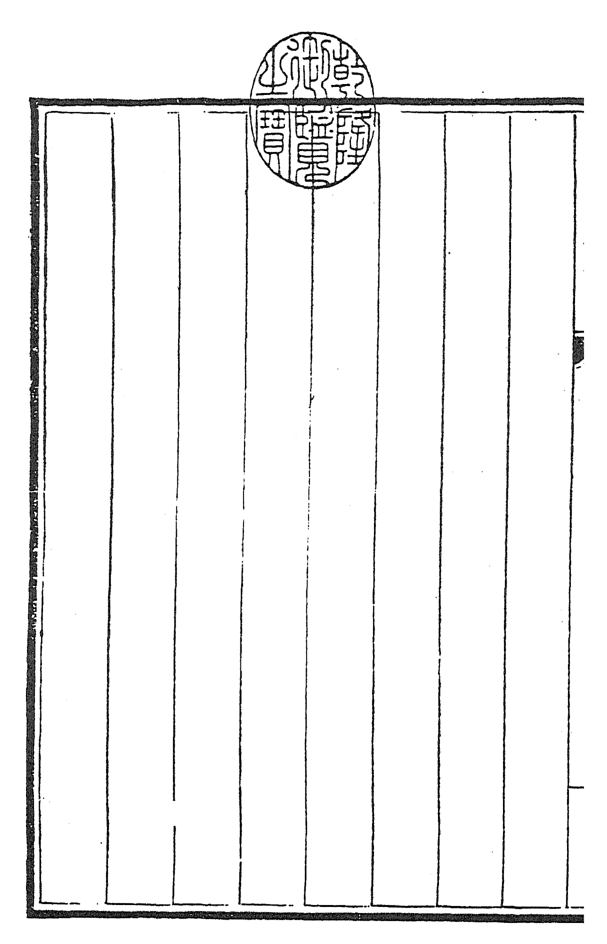
江陵項氏曰王莽封諸侯置附城則漢人盖以城解庸也古文庸即墉字後人加土以别之不成國者謂之附城猶今言支郡為屬城也

禮記集說卷二十四

謹案卷二十四第二十一頁後三行連城數十刋本連訛建據史記改

第三十三頁前七行若以伯子男為一刋本若訛者據義疏改

第四十一頁前五行公執桓圭刋本桓沿宋諱作元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貢生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二十五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五十三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二十五

宋　衛湜　撰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鄭氏曰視猶比也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

孔氏曰案周禮註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則上中下之士皆稱元士也天子之士所以稱元者異於諸侯之士也周禮公侯伯之士雖一命不得

稱元士也

長樂陳氏曰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畿内之臣其列爵與諸侯異其受地與諸侯同故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然周禮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其大夫四命而士不言命盖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也以八命之公六命之卿其地視九命之公七命之侯以四命之大夫其地視七命之伯以

三命之元士其地視五命之子男蓋在内者卑其命而禄必視其外則名有所屈而實有所養在外者崇其命而禄不異乎内則名有所伸而實有所守也載師士田任近郊之地家邑之田任稍地小都之田任縣地大都之田任畺地此所謂視侯伯子男者也士之受田寡矣而近地為可容故任之於近郊公卿大夫之田多矣非遠地不可故任之於縣畺此周采地之别也鄭氏釋大司徒以王制縣内之數為夏之采

地周則未聞釋小司徒又曰采地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凡四甸孔穎達謂家邑采地各二十五里在三百里內小都各受五十里在四百里內大都各受百里在五百里內　既曰周之采地未聞又曰采地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其言不特異於孟子又自戾也　又曰此經與孟子異者何也蓋周官有卿而無三孤與上大夫而公則冢宰是公孤上大夫同為六卿故上大夫之為卿則受地不過七十里此王制所謂天子之卿視伯者也孤之為

卿則受地有至於百里此孟子所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者也孟子又曰大夫受地視伯者言上大夫也蓋孤出封則侯上大夫出封則伯而已附庸雖不能五十里總大率而言之亦可謂之五十里此所以或言元士視子男或言元士視附庸並禮書

延平周氏曰侯伯同七命則無以別其為孤也侯之受地所以與公同百里也夫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

一是侯之封疆不若公之廣而其附庸不若公之多則其食封雖與公同固不嫌有抗於諸公者也此言元士視附庸孟子言元士視子男何也附庸之與子男皆五十里但人之才智不能治其五十里者則不達於天子而附於諸侯曰附庸此所以言元士者或曰視附庸或曰視子男也

石林葉氏曰此經與孟子異焉何也蓋古者三公無常職大夫雖有常職而有卿為之者司徒冢宰之屬

其職則六卿也入而與王論道為三公出而居六卿則為大夫是公卿大夫事固有相同者也職有相通而其制禄亦不過三等故三公之與六卿其田同視公侯卿之與大夫其田同視伯大夫與元士其田同視子男以及附庸蓋孟子舉卑而見尊故止言卿大夫元士王制定其尊卑之序故雖三公無常職附庸不合於天子亦必詳言之唯其王制之說詳此孟子所以自謂軻也嘗聞其略也

山陰陸氏曰此與孟子所言各差一等非不同也孟子言受地爾盖天子之卿之田視伯即受地視侯他倣此

李氏曰卿大夫其受田與諸侯同此爲人臣者所以無幸於出封而一心於王室也

永嘉徐氏曰先王設官制禄褒外諸侯自公侯至於附庸王朝之臣自三公至於元士受田相視内外齊一所以制天下偏重之患而使遠近若一也夫分田

之法所以内必視夫外者盖先王之制出為列國之君則入為王朝之臣所以一内外也内為三公稱公外而諸侯亦稱公故畢公以父師為保釐東土衛侯以列國入相於周周公居東復相成王山甫徂齊式遄其歸或以三公居外復入為内諸侯所以出入均勞而内外之輕重不分也春秋以来鄭武公入為周司徒鄭莊公為平王卿士而滕侯亦曰我周之卜正盖畿外諸侯入備王官先王所以一内外此所以内

諸侯之禄視外諸侯而為之制也是故三公則受百里之地六卿則受七十里之地二十七大夫則受五十里之地而元士三等亦視附庸而受田夫田者禄之所自出而居官之禄即田也古者内諸侯自公卿大夫皆有采邑之地其田自官給之其耕之者固自有人也大夫之食采地盖任官之有功者始食之其子孫之繼世者得世其禄不世其官所謂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也其大夫之無功者則無采地亦與士

皆食禄於上以圭田為祭祀耳夫自三公至於元士
大者受邑小者受田所謂分田制禄可坐而定於此
略可攷矣自天子三公之田至天子之元士此畿内
諸侯公卿大夫士制禄之法自諸侯之下士至君十
卿禄此畿外諸侯以下卿大夫士制禄之法然畿内
卿大夫則有采地至諸侯之卿大夫皆量禄分田與
之畿内公卿大夫元士皆世禄至諸侯之卿大夫則
量禄分田而不世禄矣

嚴陵方氏曰元士天子之上士也與元子元侯稱元同義獨天子之上士得稱之者以其才不特能事人又可以長人故也不言中下之士則以視附庸唯上士為得其稱故也然王畿千里公卿而下所食之邑苟一如外諸侯之數則地有所不足經之所言不必一如其數也特視之以為差爾

劉氏孟治曰此言天子畿内之田公卿而下所食之邑祿之多少視外諸侯之數而為之差等耳非直謂

視其田數而食其田禄也儻一如外諸侯之制則方千里之畿處公侯伯子男之衆則地有所不足矣曰元士者以天子之士異於諸侯之士也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為差也

鄭氏曰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墽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

君者分或為糞

孔氏曰自此至卿禄一節論制農田有上中下以禄庶人在官及士大夫并卿及君之禄王者制度受農以田案周禮地有九等故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註云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至十人為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舉中而言也如鄭

此言上地家七人者謂中地之上家六人者謂中地之中家五人者謂中地之下以此推之下地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則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有九等此經地惟有五等者大司徒所云農夫授田實有九等此經據準庶人在官之禄最下者猶五人故從上農夫至五人而已司徒上地家七人此云上農夫食九人者謂上中之地亦為上地也其不言上上

者欲取九人當下士禄也鄭註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官長所除者案周禮太宰云府六人史十有二人云之屬謂工人賈人及胥徒也官長謂冡宰為天官之長所除者謂所命之官除去其舊名籍周禮註云凡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以其非九命之内故知不命於天子國君也

長樂陳氏曰班禄之法自上下制禄之法自下上以其自上下故由天子之田而後至於公侯伯子男由

公侯伯子男而後至於附庸以其自下上故制農田而後至於庶人在官者由庶人在官者然後至於士大夫君周官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農夫之差三等而已此則五等者先王之於民養之欲其富保之欲其庶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家六人者必授以七人之中地下地則以地稱人而已凡欲下地之民生齒之繁以及中上者而後憮此富而庶之之術也三等之田由士以至於大夫

其禄之差不以國之大小由卿至於君其禄之差則以國之大小者君卿之禄厚故豐殺所以不同士大夫之禄薄故無豐殺之别此次國之卿所以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國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而次國小國士大夫之禄則一而已　又禮書曰禹貢之田上上以至下下凡九等蔿掩别楚地自土田以至行沃亦九等而周禮所言上中下地三等而已盖總其大致然也鄭氏謂自二人以至於十為九等七六五

者為其中如此則是二人三人四人下地之三等也五人六人七人中地之三等也八人九人十人上地之三等也孟子王制舉上中地而不及下周禮舉中地而不及上下然周禮言上地中地下地而孟子王制或言上次中次或言上中下是九等之地在其中矣孰謂各舉其偏哉遂人三等之田萊大司馬三等之軍賦其言上中下地與司徒三等之地同

嚴陵方氏曰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故農田之制以百

畝爲之率焉雖均受百畝之分然地有肥墝之異計其一歲食人之數或多或寡此農夫所以有上下之別也以食九人者爲上食五人者爲下則食八人至於食六人者爲中農夫可知其詳雖有五等之別其大略不過三等而已府史胥徒之類其田則載師所謂官田是也而又有工有賈有奄有奚位之高下不可得而詳故禄之多寡不可得而定此言其禄以農爲差則多者不得過食九人之禄寡者不得下食五

人之禄可知此言百畝之分孟子言百畝之糞者盖分以均之而存乎法糞以治之而存乎力法出乎上力出乎下其言亦互相備也

馬氏曰百畝以周尺言之六尺為步步百為畝一夫一婦受田百畝百畝之糞上地畝一鍾而一鍾者六斛四斗也百畝之田上熟其收則有六百四十斛也故上農夫可以食九人然而田有肥墝則其所出亦有多寡故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其

次食五人而庶人在官者其祿亦以是為差也庶人在官者非天子諸侯之所食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則以九為節而庶人在官者知其食八人而已夫上地之上可以食十人而下地之下可以食二人而於此則止言食九人而其下止言食五人者祿與周官蓋無以異也周官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差而上地之上可以食十人上地之中可以食九人上地之下可以食八人中地之上可以食七人中地之中可以

食六人中地之下可以食五人推而下之至於下地之下可以食二人然而於上止言上地之中而其下止言中地之下者盖周官者制農田之法而此則因其制禄而言之也上止言食九人者因其言諸侯之下士所視者言之也下止言食五人者因其庶人在官之禄最下者食五人而言之也

李氏曰孟子曰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又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盖以農夫而制禄則治

於人者必思所以養之食於人者必思所以治之且示其不能交相無也庶人之在官者其家亦授之田周官之所謂官田也禄足以代耕而又授之田所以責其廉能廉善也

永嘉徐氏曰先王之制禄庶人之在官者皆以口計食其多寡之數則視農夫以為率蓋府史胥徒不命於天子國君官長所自辟除皆出於民者也畨上更休除其課役而執事於官長則皆有田有禄蓋其家

所受田即載師之官田庶人在官之田也先王之時庶人在官者授以田禄以養其廉節而已未嘗使之任也至秦任文法而責吏始有為小吏而入任計功次而進官者矣其小吏之有材畧者御史監郡得薦諸朝蕭何嘗不受御史之薦可攷也至漢有百石小吏自計食佐吏而不及嗇夫歲入始不過百石月才十六斛耳較之先王制在官之禄雖厚薄之相去不遠而古之在官者皆民為之服公事之後而復受田

為民漢為吏而入仕則不得受田為民矣其奉入不既薄乎蕭望之奉禄不足嘗有憂父母妻子之心況其職近於民侵漁百姓無足怪也自宣帝神爵之詔益勤事小吏百石以下其奉十五而小吏始增禄矣趙廣漢奏長安游徼獄吏其秩百石故吏始有秩而差自重則小吏奉禄誠不可不厚也況漢吏百石者皆人之有才行者始為之而刺史太守得自選擇其賢者自佐吏而下皆得察廉遷秩大者或至公卿自

王尊張敞趙廣漢尹翁歸之徒皆出於郡縣小吏雖
其禄奉之少薄而入仕則此塗出其待之固優也其
後朱博不喜儒吏而務抑摧折而吏道始衰矣光武
初立凡六百石以下皆增於西京舊秩蓋優小吏也
卓茂爲令自言亭長受米肉餽者置而不問其習見
小吏之常態而不之責也
新安朱氏曰孟子言耕者之所穫一夫百畝百畞之
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

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為差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禄不同亦有此五等也

劉氏孟治曰此授田之法也夫王制言制禄爵之法而及於農田之制者蓋三代衰典籍不存孟子已不能詳班爵禄之制況後世乎明乎授田之法則自諸侯之下士逆而推之以至於大國之卿次國之卿小

國之卿皆可推矣謂一家有男女九人授以上田最下一家男女五人授以下田其田有肥墝不同故所養有多寡之異是食九人之下至食五人是有五等之田也今以周官大司徒授田之法攷之田有三等一易者地薄休一歲乃可復種再易者地又薄休二歲乃可種不易者家百畝一易者家二百畝再易者家三百畝是制田止有三等而家皆百畝也小司徒亦言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是授田

止有三等也而王制有五等之制何也蓋三等之制自三等又别為上中下三等令司徒止舉七人六人五人舉中制而言之也故周禮謂上地家七人者中地之上家六人者中地之中家五人者中地之下以此故知此言上農夫者是自上地之中者言之耳不言上地之上者欲取九人當下士禄故止言上地之中而不及上地之上以此知王制因言制禄而及授田之法耳庶人在官謂府史胥徒多者不過得食九人

之禄少者不過得食五人之禄以是為差也

延平周氏曰此言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為差孟子言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何也宰夫之職府先之史次之胥次之徒又次之盖為府者則與下士同禄史與胥徒則用此農夫之二等以為之差也

延平黄氏曰先王使人不愛其力於事不屈其才於物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而人雖敝其力未始有憾焉者作秩以制其常賜之多寡作敘以次其事治之先

後而已使人之費有稍有食稍所謂月廩也中庸曰餼廩稱事所以勸百工王制曰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為差是秩所謂常賜也孟子曰抱關擊柝皆有常賜王制曰九十日有秩酒正之秩酒内則之秩膳是也

金華應氏曰上農九人下士視上農夫互相積而倍者之三則為中士為上士為大夫自是積而四之則為卿又自是積而十之則為君皆自農而計之也故

莫賤於庶人而在官以農為差莫尊於君而禄亦視其農之所積非特使執役冗賤者不敢遽忘本業而禄秩之厚備物之奉者亦知其根本未有不基於農者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國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國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

鄭氏曰此班禄尊卑之差

孔氏曰大夫以下位卑禄少故大小國不殊卿與君禄重位尊故禄随國之大小為節案周禮天子卿大夫士與諸侯之臣執贄同則禄亦同也此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倍大夫禄皆據無采地者言之

嚴陵方氏曰下言次國小國則上言諸侯者正謂大國可知大國即公侯方百里之國也次國即伯方七十里之國也小國即子男方五十里之國也下士視

上農夫蓋得食九人之禄足以代其耕者以一夫所耕之田而禄下士之家其禄未為優厚也僅足以代其耕而已為其從事於公不暇從事於私故也次國之與小國不言大夫士者則禄之多寡同於大國可知由卿而上三等之國所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所同者蓋卿而上其禄浸厚苟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禄浸薄苟亦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此禄之多寡所以或同或異也然

孟子所言其序與此不同者彼以貴賤為之序此以衆寡為之序故也

馬氏曰說者以為卿大夫士與諸侯之臣執贄同則禄亦同也其說蓋非也上言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則其田蓋不同而謂禄亦同則非也又言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大夫禄據無采地言之則其說又非也蓋王制之言大夫士者因言爵禄之多少而非以有采地無采地言之也所謂君十

卿禄者與天子之田方千里者同

長樂陳氏曰周官載師有官田則庶人之在官者有田矣春秋傳曰惟卿備百邑國語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則諸侯之卿大夫蓋無田者禄出於廩有田者禄出於田下士視上農夫則食九人中士倍下士則食十有八人由是積之上士則食三十六人下大夫則食七十二人三等之國士大夫之禄不以國之大小為差而惟卿君不同者士大夫

則分治其職之事則必以禄稱職君卿則兼治一國之事則必以禄視國故也周官子男之卿再命國語曰諸侯有卿伯子男有大夫無卿者以其無天子之命卿也王制亦曰小國之卿皆命於其君

李氏曰天子之卿大夫士則以制其田諸侯之卿大夫士則以奠其禄制其田所以凶年得以薄征奠其禄則豐年不得以多取之也

延平周氏曰言禄秩之多寡制禄之法必本於上農

夫者示其禄出於農也禄足以代已之耕而已若已為士則其家復有士田

永嘉徐氏曰先王量禄以分田視口以計食其品節差等上焉不至於過制下焉不至於不足諸侯下士享百畝之利苟足以代耕免勞苦而已雖不能有餘而亦不至於不足其餘自卿以下其禄各殺以一則無多邑踰制之失諸侯分田雖多禄入自有定數亦無尾大不掉之患此先王制禄之美意也且先王分

土以封諸侯固宜盡得其地以享侯國之富今乃山澤之所有則歸之公閒田之所有則歸之公侯國之禄餘又待用於天子而不敢私諸侯所得自十卿禄之外而無有覬心防閑若過嚴矣然君十卿禄乃君之所自得者爾而侯國之公用則取諸地入以給之其山澤閒田雖歸之公上領於王官而實藏富於天下又封建之美意也春秋以来諸侯土地各有財賦皆足以用其民而戰其力其山澤之賦列國亦自擅

而有之無復君十卿祿之制而於卿大夫祿地多踰古制一時諸侯皆任己意以行私賞故多强宗大族為國生患晉惠公一入國遂許里克以汾陽之田百萬僖十五年許丕鄭以負蔡之田七十萬此豈常典也哉在齊桓時伯氏亦有駢邑三百在魯成公時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其他國可見矣後如鄭賞入陳之功子産以上卿受八邑三十二井為邑井九百畮推而計之視古時卿四大夫之祿之制亦大相遼絶矣宋

之盟公與左師邑六十子罕削而投之齊慶父之變公與晏子邑六十晏子辭而從之此惟懼其足以召禍故卻而不受有如先王之制不暇論矣衛免餘言於衛曰惟卿備百邑晉叔向賦秦楚公子之禄皆百人之餼一卒百人其禄足百人此皆徇春秋之亂法非王法也漢諸侯官吏之禄諸侯相秩真二千石傅與中尉秩二千石二千石禄月得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爾又漢天子為置諸侯不得私自加其禄也官

吏之禄固有定制乃若諸侯王徹侯得自賦斂則凡
國之所入悉與之矣非過制乎是時漢之賦入不若
吳海陵之倉而梁國之富或多於京師故諸侯易以
叛逆其後自武帝殺侯國之勢行酎金之法而諸侯
益衰列侯封君稅入不給至低首仰給於富商大賈
又其甚也諸侯王惟得衣食租稅貧至乘牛車此漢
中外所以殫微而王氏因以奪漢也　又曰案君以
下所食之禄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

其祖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鄭氏曰此諸侯使卿大夫頫聘並會之序也其爵位同小國在下爵異固在上耳其有中士下士者謂其為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

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春秋傳謂士爲微

孔氏曰此一節論諸侯使卿大夫士頫聘班序行列之法鄭註爵同謂同作卿則小國之卿在大國之卿下爵異謂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小國之卿位當

在大國上大夫之上其有中士下士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者謂大國之士既在朝會若其有中國之士小國之士者其行位之數各居其上國之三分之二謂次國以大國為上而次國上九當大國中九次國中九當大國下九是當其大國之三分之二小國以次國為上小國上九當次國中九小國中九當次國下九是亦居上三分之二也是各居上之三分此丈以大國為主以中國小國來當也

嚴陵方氏曰三等之國其地與君互降一等故其卿大夫位之所當亦互降一等焉上大夫即卿矣有上中下卿而又有上大夫者蓋下大夫之上者也後言三等之國止曰上士二十七人則知中下之士諸侯之國或有或已矣故此以其有言之其有者一有一已之辭也三分者三分而等之也上士二十七人中下之士與之為三分焉則合而為八十一士矣故曰數各居其上之三分猶言各與上為三分也大夫則

言其位士止言其數者盖位以上下言數以多少言
三等之國卿大夫之位或上當其中或中當其下位
之上中下各隨其命也故以位言之至於士則殷以
前皆不命焉故止言其數之多少而巳
長樂陳氏曰公之孤四命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
一命諸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
一命其士不命其大國次國卿大夫士之命同矣而
其相當之不齊如此者盖視其國不視其命也卿執

羔大夫執鴈則所執固殊矣而小國之下卿猶不可以當大國之上大夫者盖亦視其國不視其所執也上大夫則卿矣有上中下卿而又有上大夫者盖下大夫之上者也夫卿大夫則賔也賔以位序故以位言之士則介也介則待之以數而已故以數言之其有中士下士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則中士之禮居上士之三分而已下士之禮居中士之三分而已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則有位必有數矣而記於卿大

夫士別位數而言之者以其所主者殊亦互備也

山陰陸氏曰自君十卿禄已上言禄自下當其上大夫已上言位自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言數後言上士二十七人未有中士下士之數故此言之如此三分讀如去聲謂若上士二十七人則中士下士各八十一人

延平周氏曰上士二十七人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則二百四十三人

廬陵胡氏曰次國之上卿至下當其下大夫此臧宣叔之言也見左氏成公三年中士下士謂諸侯國內自有上中下三等之士也士之數國各二十七人三分之上士之數居大半中士下士之數各居上士之三爾先儒謂居上三分之二據經只云居其上之三分並不云三分之二又前云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豈亦是大國士為上次國士為中小國士為下鄭誤矣

永嘉徐氏曰先王分土惟有三有大國次國小國之異自三卿至於二十七士其在國之禄則倍差之不同其出國之聘則班列之有等先王豈苟為異哉蓋使之安分而無覬覦正名而不至於亂次其辨上下定民志者固如此且王制記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卿大國之上卿則略而不言春秋時士大夫嘗言之矣以為周制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持是藉口故每以臣而敵君偃然主盟會而不辭於是垂隴之盟

三國之君在焉而士穀專之新城之盟七國之君在焉而趙盾專之未幾而棐林之師四國之君師師以會晉大夫而不以為歉也肆然無所忌憚於是數大夫為牽之戰以敵齊侯衆大夫為溴梁之盟以儆其上皆始事之驗也然後知先王不以明言者正名定分防微之意深矣成公之時晉荀庚衛孫良夫來盟是時荀庚位下卿而孫子位上卿臧宣叔舉周制以荅公其言合於周制矣乃曰衛在晉不得為次國衛

晉俱侯爵也而以盟主先晉是又以强弱為大小也春秋士大夫雖能言周禮而移於習俗唯知巧利而不能由禮而左氏以為禮過矣晉叔向曰以國不以富如之何其以强弱也斯言得之矣

馬氏曰若均大夫也則以國之大小為之序而大國在上也若小國之卿與大國之大夫則以爵之尊卑為之序而小國固在上也由此言之則說者為得之矣

長樂劉氏曰春秋隱公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公羊傳稱孰及之內之微者也則中士下士亦有特行出與鄰國盟者不獨為其君之介也

劉氏孟冶曰此言諸侯使卿大夫來聘立班行列之法國有三等故尊卑上下之序亦有三等春秋滕薛之爭長挾好勝之私以忝先後之次是豈知朝廷之序進退之節哉故王者之制必辨夫大小之序次國之上卿行位止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

夫小國視次國為之差等耳夫王者之制於一聘會之間詳為之辨嚴為之禮諸侯之卿大夫視儀聽唱則雖有僭侈之心亦無所施雖有覬覦之心亦無自而發誰謂一聘會之禮先王之所敢後哉

金華邵氏曰此參三等之國而言其卿大夫士制祿之相當者如此鄭氏見有位當之文遂以此為諸侯使其卿大夫聘會之序非也祿以位為差言位之當則足以知其祿之當也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

上之三分葢古者諸侯雖有上中下士惟上士常置中士下士有時而缺或有之則其制禄之數當居上士三分之一正如孟子所謂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也故下文言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皆不言中下士以此知有時而缺也

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

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鄭氏曰立大國三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六卿也立小國百二十小卿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為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

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為畿内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九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四海之内九州州别建國多少及附庸閒田之法案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則此言四海之内謂夷狄之内也州别方千里一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鄭云十三公者天子縣内三公之國方百里今畿外大國亦百里是準擬畿内三公之地每十箇國則準一公三十國準於三公也十六卿者亦以畿内六卿之地方七十里今畿外次國亦七

十里故準擬六卿六十也通三孤則謂之九卿據有職事者言之為六卿也十二小卿者小卿則天子畿內大夫國方五十里今畿外小國亦五十里是準擬大夫當十於十二小卿也十二小卿上重有十字是一州凡二百一十國其外餘地為附庸閒田也若封人附於大國謂之附庸若未封人謂之閒田每州二百一十國所餘之地則下文云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也名山大澤若封諸侯則諸侯為主民不

得取其財物故不封諸侯使民共取山虞職云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是也既不封諸侯其諸侯不得障塞管領禁民取物但隨其所取賦稅而已澤虞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于玉府是也知為殷制者以夏時萬國則地餘三千里周又中國方七千里令大界三千非夏非周故知殷制也鄭註云周九州大界方七千里案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服五百里通

王畿四面相距為七千里大行人要服以外即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要服以内為中國也云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不過四者謂假設為法非實封也故職方云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註云每事言則者設法也每州四公八州則三十二公周之上公則惟杞宋耳故知非實封也一州有千里之方六則一箇千里之方為方百里者百一箇五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二十五四箇二十五用千里之方一是

方五百里者不過四也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者以一箇四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一十六六箇一十六爲九十六是用百里之方九十六爲六箇四百里之國故云方四百里者不過六用千里之方一猶餘百里之方四也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者以一箇三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九十一箇九爲九十九是用百里之方九十九故云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用千里之方一猶餘百里之方一又封方二百里

者不過二十五者以一箇二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四二十五箇二百里國用千里之方一故云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將此百里小國一百六十四添盈公侯伯子四等之數四十六則為一州二百一十國此為盈上四等之數也四等既有四十六若添滿二百一十必須百六十四故云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云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者封公四是用千里之方一封侯六又用千里之方一封伯

十一又用千里之方一封子二十五又用千里之方一封男百又用千里之方一是處地方千里者五男國更須六十四則應須百里之方六十四但千里之方六封侯之外猶餘百里之方四千里之方封伯十一之外猶餘百里之方一是五箇千里之方内總餘百里之方五得為五箇男國則五箇千里之方外更得五十九箇百里之方是滿六十四也云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者以百里之方百去其五十九

故餘四十一也案鄭註大司徒云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令一州唯有方百里者四十一得備侯伯子男二百一十國附庸者鄭註司徒云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非國國皆有且此云州别二百一十國及侯附庸九同皆設法而言非實事也

臨川王氏曰王制千七百國乃周事也若執玉帛者萬國以為禹會塗山之時此左氏之妄也禹之會塗

山東方不過會東方諸侯爾豈使四海之內會於一山之下哉以禹之時有萬國則不當指塗山而言也書曰萬邦者揔四海之內大略而言也鄭以畿內五百里國為設法而言也為設法言之則萬國又未可以為實數也且九州之地今可以見若皆以為國則山川沮澤不可以居民獨立一君孰為之民乎此蓋去古久遠書籍散亡自孟子時已不得周家班爵禄之詳况於焚詩書之後漢文之世乎

長樂劉氏曰鄭氏謂此經為殷制是也謂殷之天下大界方三千里非也謂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大界方七千里是也葢不知此經州方千里封三等之國二百一十國殷之法耳不必其地止於千里也夏書禹貢曰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曁聲教訖于四海則夏后氏有天下設五服為方五千里矣是其大界以四海為鄰也殷頌曰古帝命

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又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格來格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又曰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則湯之有天下亦以四海為鄰與夏后氏無以異矣紂之無道也諸侯舍之而去歸於文王天下九州也其弗去紂者三爾周公攝政始作璧羡以起天下之尺度又作土圭以度天下之封疆用二物以見天下封界之實數乃畫五服為九而大啓諸侯五等之封雖

然其大界亦不過用四海以為鄰與夫夏殷不别也但殷雖未亡而土田已削者諸侯盡朝於周也故文王之為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矣而此經曰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者令以法推之二百一十國凡三等共為地方百里者八十有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為附

庸閒田然則千里之内又當三分去一以為名山大澤五溝五涂大川之所占不在此數則知此經乃殷人立九州之大法也不必其地止於是爾鄭氏泥其法以定其封域之大界不已疎乎而况文武之為西伯以事紂也小心翼翼有君民之大徳有事君之小心豈容夷狄侵厖中國以殘其民哉故詩稱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衞中國故歌采薇以遣戍役也出車

以勞還率也杕杜以勤歸士也武王嗣之統一海內
而周公承之以攝四海百蠻靡不面內而朝於京師
此其所以為斥大者歟故增上公之封為方五百里
諸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
而名山大川五溝五涂在其外始見天下廣輪之實
數而法在其中矣殷之大界方三千里者九州封國
差等之大法也而地之實數不在其中焉然則三代
皆以其德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莫不以四海為其大

界也故此經曰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遥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畒則四海之内為殷境土與夏周同矣是知此經乃其封國之法也明矣長樂陳氏曰夏之五服甸侯綏要荒而甸即王畿之

地也國語曰邦內甸服又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自甸至綏凡三服服五百里面千五百里則為方三千里矣周之六服侯甸男釆衛要而侯即王畿外之地也自侯至衛凡五服服五百里則方二千五百里矣方二千五百里與王畿千里則為三千五百里矣王制曰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而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

暨聲教訖于四海則為方三千里可知矣書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葢兼要荒言之也周公斥大中國不過五百里而已葢自三千里而開方之三三而九為方千里者九自三千五百里而開方之五五二十五又有方百里者二十五九州之大界不過如此而鄭康成以為周之地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為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為畿内餘四十八八州州二百一十國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然則職方氏之法

蓋兼附庸言之也豈有百四十六國之外復有方百里者四十一為附庸乎周之設法州建百四十六國而附庸在焉此言二百一十國諸侯之附庸不與非周制也　又曰名山大川皆天子使吏治之而入其貢賦九州川浸山藪各有職方不屬諸侯之版春秋諸侯或兼而擅之齊韓山海晉私郇瑕宋有孟豬楚有雲夢皆不入於王官故孔子作春秋虎牢不係鄭沙麓不係晉緣陵不係杞楚丘不係衛蓋別天子之

守地也夫先王之不肦之也將以弭諸侯之侈心而與民共利也　又曰王制言凡四海之内九州八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内凡九十三國然後總之以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則一代之禮也康成以此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為殷禮以下文天子之縣内九十三國為夏禮惑矣天子之地或曰甸或曰畿曰圻或曰縣曰寰而後世猶有縣官之稱孰謂畿獨施於殷周而縣獨施於夏乎

嚴陵方氏曰名山若魯之泰山晉之梁山之類大澤若豫之孟豬楚之雲夢之類山澤之大者則必有其名焉於山曰名於澤曰大蓋互言之爾名山大澤神物之所藏寶貨之所出非外內諸侯所得專而有之故於外則不以封於內則不以盼焉外則度土而封之使傳嗣也故曰封內則分邑以盼之使食祿而已故曰盼

馬氏曰自唐至周雖其治亂之不同而其土地之廣

狹斷長補短其大界皆方三千里而未之或易也三三為九則是為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為天子之縣内餘八各立一州而州方千里也州建百里之國三十公侯之國也七十里之國六十伯之國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子男之國也百里之國三十為方百里者三十也七十里之國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有奇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也封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三十則其餘方百里者七十

封七十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有奇則猶餘方百里者四十有奇封五十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三十則猶餘方百里者十有奇合二百一十國而計之則封地八千九百四十里猶餘千六十里者以為附庸閒田名山大澤不以封者其利入於天子而諸侯有所不與焉閒田者諸侯之有功則取於閒田以禄之其有削地者則歸之閒田鄭氏以為州方千里州二百一十國謂之殷制則其說非是也又以為周公斥

大九州之界七七四十九而方千里者四十有九其一為畿內而餘四十八各立一州州方千里者則其說不經而君子亦勿稽之而已

山陰陸氏曰畿內方百里之國三十十三公也七十里之國六十十六卿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倍上六十國也畿內方百里之國九一大國之命也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三次國之命也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三上二十一國也

李氏曰千里則得方百里者百百里則得方十里者百七十里則得方十里者四十九五十里則得方十里者二十五伯之田倍子男公侯之田倍伯天子之田十倍諸侯非如是不足以為維持之固也

石林葉氏曰鄭氏以殷之大界方三千里而以開方計之則方千里者九其一為縣內餘八各立一州合內外而總為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公復唐虞之地分五服為九其要服之內方七千里意以夏末既衰中

國之地為四夷所侵而至周公方能復之令攷於禹貢其所謂五服皆五百里為别則是要服之内遁於四面距中國之地乃方三千里達於荒服止於五千里康成既以殷之大界方三千里矣固合於禹貢中國之地而謂四夷所侵者果何地也周公雖斥大九州之界而地加於禹貢者纔五百里令職方氏分九州之邦國則方千里為王畿而自侯甸男至於采衛皆方五百里是五服之地方二千五百里合王畿而

計之則方三千五百里由方三千五百里而分之合四面相距則方七千里廼康成所謂要服之内也盖禹貢之所謂要荒即周官所謂蠻夷鎮蕃通要荒而合於禹貢中國之地則唐虞夏殷之時中外凡方一萬里通蠻夷鎮蕃而合於周官則周公之時中外凡萬一千里以其一千里之多是以周公斥大封疆纔五百里康成不知異同在此而惟見要服之内方七千里乃牽左氏執玉帛者萬國之說而謂唐虞之時

非七千里不能容之且仲虺之誥嘗言表正萬邦纘禹舊服則是湯之時固有萬國者矣所謂大界三千里者何以能容之也然則九州之内千七百七十三國未必殷制而於虞夏周之制果何以合哉盖所謂萬國者槩其成數未必實有之也湯既能以三千里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則唐虞夏周之時中國亦方三千里焉知堯舜不能建也今周官職方氏邦國千里封公則四侯則六伯則七子二十有五男百康成

以開方約之為千里者九其一為畿内餘八州各方千里自公之封而下至於諸男添益四等之數亦為一州二百一十國是周之制一與王制合焉知周公之時九州亦建千七百七十三國也王制所述大率多周制若五等諸侯受田視地與農夫制禄皆合於孟子班爵之序而千七百七十三國總相屬而言之則疑於周制矣然由康成之説而求之湯以三千里而建國如此周以三千五百里又建國如此是亦未

足信也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既疑而未足信闕而勿質可也

新安朱氏曰封國之制漢儒之說只是立下一箇筭法非惟施之當今不可行求之昔時亦有難曉且如九州之地兾州極濶河東河北皆屬焉雍州亦濶陜西五路皆屬焉若青兗徐豫則疆界有不足者矣設如夏時封建之國至商革命之後不成地多者削其國以予少者如此則彼未必服或以生亂又如周王

以原田與晉文其民不服至於伐之盖世守其地不

肯遽從他人若封王子弟必須有空地方可封左氏

載齊地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若武王不得蒲

姑之地太公亦未有頓放處

永嘉徐氏曰一州百箇方百里是方萬里十萬里地

除了封百里之國三十是方三千里為三萬里地剩

了方七千里更將方二千九百四十里封七十里之

國六十總前方五千九百四十里剩方四千六十里

又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總前方八千九百四十里是八萬九千四百里剩方一千六十里是餘萬六百里作附庸

講義曰王者奄有四海故以四海為界於四海之内别為九州鄭氏謂此為殷制豈非以周大司徒之建國自諸公五百里至諸男百里與此不同故邪然孟子言周室班爵禄亦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則知周官所載蓋并山川附庸言之耳大抵自

禹治水之後別爲九州殷因於夏無所變改周分兾爲幽并合徐梁爲雍青而其實則禹之制也是此經大槩言九州之制非必殷制矣州方千里建二百一十國百里者三十國七十里者六十國五十里者百有二十國鄭氏取其國之數以足其州之封域則宜其不合矣蓋此特言其大要爾建州之法必以千里儉於千里者不可以爲州而封疆之廣不止於千里也建國之法州必二百一十國國必三等而其地之

或加或削或興或廢或合或分州未必盡有二百一十國非實有是如三等之制也

延平周氏曰州二百一十國非實有是國也特計其地之所能容者所謂凡九十三國同意

慈湖楊氏曰堯典協和萬邦春秋傳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此言其大數耳使不滿萬亦可以言萬其不止於萬或倍萬亦可以言萬亦猶言萬物物奚止於萬邪萬民民奚止於萬邪皆舉其大略而言耳先

儒顧必欲整整釋其所謂萬數鄭康成謂尚書州十有二師者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畿内則整整恰恰為萬國不多一不少一吁可哂哉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孝經說亦云周千八百諸侯此或據古志而云漢博士求其說而不獲遂為之說曰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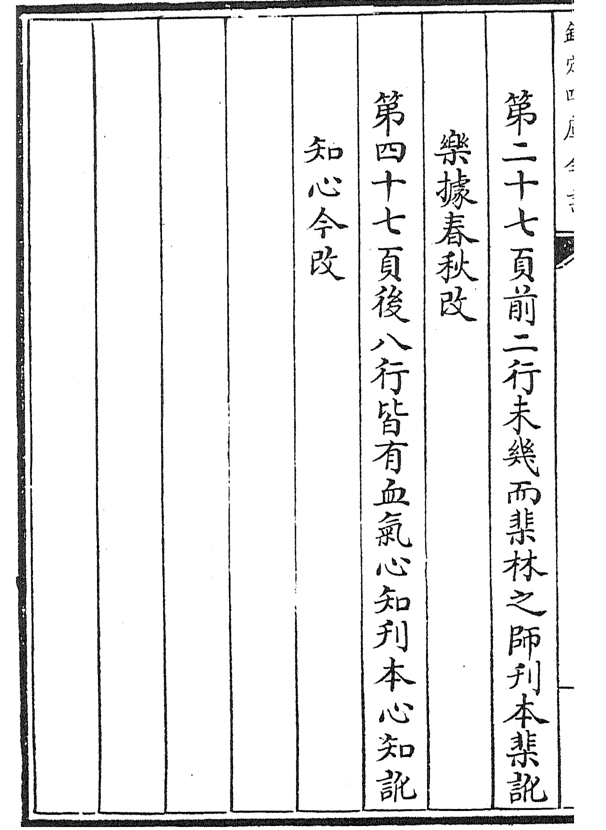
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八州千六百八十國又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合為千七百七十三國以應周千八百諸侯之數武王之興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康成又遂謂三分有二則殷末千二百諸侯牽合可笑之狀若此類奚可殫舉獨不思諸侯之建不知其所自始人羣生於天地之間皆有血氣心知不能以無欲欲則爭爭則鬬鬬則傷傷則殺其

天性之美稍公且正者則足以服其比鄰比鄰歸之凡百取平焉則五有長十有長百有長千有長其德愈大所服愈廣是故有小國之君又有大國之君其為君為長者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其閒有聖人出焉舉天下咸歸服之是為帝為王夫所謂為君為長者皆諸侯也大小之數多少之數豈得而預定既弗克預定矣則又豈能新立法更易之增損之以合王制所言之數邪雖有更世易代武王克商滅國五十爾

餘率因其舊則周所封建亦不多矣詎能盡更而易之雖有功德則加地有罪則削地其有功德者固不數見有罪者亦不數見姑因其舊乃勢之常而漢儒乃為是等等差差不可小有增損之制其亦不思甚矣

禮記集說卷二十五

謹案第十頁前五行而孟子王制或言上次中次
刋本中訛下令改
第十四頁前二行雖其祿奉之少薄刋本少訛不
令改
第二十一頁後一行子罕削而投之刋本投訛授
據左傳改
第二十七頁前一行而士縠專之刋本縠訛轂據
左傳改



第二十七頁前二行末幾而棐林之師刋本棐譌樂據春秋改

第四十七頁後八行皆有血氣心知刋本心知譌知心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貢生臣張誠智